

法語 · 鑑長情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大愛撫平大難

時間 | 1999 / 9 / 22

地點 | 靜思精舍

對象 | 常住師父、慈濟志工

Note

1999年921地震發生後，全臺各地慈濟人全力出動，在災區成立救災中心並組成醫療救難隊，服務救難人員與受災鄉親，期盼傷者能趕快脫離惶恐及家人罹難的悲痛，早日將心安定下來，也祈求亡者能夠靈安；各界善心人士亦提供各項援助物資與交通支援；各國國際救援團隊也陸續抵臺，展開人道關懷行動，帶給臺灣社會無限溫馨。

天災人禍不斷發生，令我深感心痛與不安。現在是佛經上所說的「壞劫」時期，臺灣位處地震帶，更應該時時刻刻提高警覺、居安思危，所以我一直呼籲大家要啟發彼此的愛心，用大愛來化解災難。

沒想到世紀末的大劫難，竟然出現在臺灣！（1999年）9月21日發生的大地震，是臺灣近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，瞬間多處房屋倒塌、居民被活埋，傷亡人員及財物損失不計其數，讓全臺灣都震動了

地震發生後，我不斷和全臺慈濟人聯繫、探詢災況，得知全臺多處重創，尤其南投縣、臺中縣市²、臺北縣市³傷亡最為慘重，現場慘不忍睹，災民驚魂落魄……經過幾天搶救，有的災民已陸續送

2

臺中縣原來是臺灣第三大縣，行政院於2009年6月23日核准「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」案，於2010年12月25日併入臺中市。

3

臺北縣於2007年成為準直轄市後，便積極爭取升格為直轄市；2009年4月，臺北縣政府向內政部提報升格為直轄市，以新北市作為升格後之市名。

到醫院，有的卻還埋在瓦礫堆中，生死未卜。

一聽聞災況，我的心都空了，任何話都無法表達我內心的哀痛，只能虔誠地為傷者祈求，希望他們趕快脫離惶恐及家人罹難的悲痛，早日將心安定下來；對於亡者，也祈求他們能夠靈安。

很感恩慈濟人全力動員，在21個「慈濟救災中心」⁴徹夜守候，提供災民及救難人員飲食、醫療、衣服、睡袋、帳棚、毛毯，以及為亡者助念等協助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全臺慈濟人動起來

21日一早，我對回報災情的北區慈濟人說：「現在受災的人需要錢，要趕緊發放急難慰問金。」因為災民突然間逃出來，什麼都沒帶，雖然委員已回家拿衣服給他們應急，但他們可能還需要其他的物資。

4

9月21日凌晨兩點，上人獲知各地災情慘重後，立即指示成立救災中心，全臺慈濟人迅速地全動了起來，先後總計在災區成立了31處的救災服務中心提供熟食及民生物資，另有17處的定點義診及巡迴醫療，服務救難人員與災民。

委員告訴我：「大家已經把家裏的錢拿出來湊，但還是不夠。」我說：「去銀行領啊！」委員說：「停電，銀行沒開。」臺北如此，臺中也是如此，我只好請人從花蓮銀行領取2千萬元現金，緊急送往臺北和臺中。

也很感恩花蓮慈濟醫院的院長、副院長爭取時間，立刻成立「醫療救難隊」。簡守信副院長⁵率領12位醫師、28位護理人員，在21日下午，帶著儀器及急救用品抵達中部災區，馬不停蹄地投入醫療援助。簡副院長甚至率領一組人員，深夜到東勢、石岡救援，雖然道路不通，但他們仍突破萬難前去。

除此之外，慈濟人醫會亦迅速進駐南投埔里、草屯、集集、中寮、臺中大里、霧峰及東勢等7個受創嚴重的鄉鎮成立醫療站，共同為這次大地震受難的災民盡一分心力。

⁵

簡守信現為臺中慈濟醫院院長。

災難後，我很擔心大雨降臨，當我們從各地搜購到帳棚，屏東、臺南的慈誠隊立即運送過去。他們開車載滿一批批物資，不分日夜疾馳於高速公路，即使道路不通，也想盡辦法將物資送達災區。

由於死亡人數不斷增加，短時間沒有足夠的冰櫃儲存遺體，罹難者屍體只能暫時擺放在各地。南投縣政府向我們求援，希望慈濟提供冰櫃。儘管一時之間也不知去哪裏採購，還是盡力透過各種管道，向中國造船公司商借10個冷凍櫃，並提供了1,200個屍袋。

這次的救援行動，全臺慈濟人真的是動起來了！慈濟委員加上慈誠隊2萬多人，還有無以數計的志工投入。而中國石油公司也支援我們一架直昇機，協助運送救災物資到需要的地方。

不久前，我們才為土耳其地震發起募款活動，現在我們更要為臺灣大地震的災民發動募款。在此，也同樣呼籲國人心手相連，感同身受地幫助災民早日重建家園，度過難關。

災後，有人問道：「慈濟要幫忙到什麼時

候？」我說：「幫忙到一切完備。」除了第一階段24小時供應災民及救難人員所需，後續工作仍需慈濟人長期用心去做，實在無法說要做到什麼時候停止。

對於後續救災，應著重以下四個方向——

- 一、為避免引發傳染病，災區消毒、防疫、除臭三項工作是當務之急；
- 二、重災區環境衛生狀況極差，急需協助清理及建置衛生設備；
- 三、若政府能提供土地，慈濟將為災民建蓋足以遮風蔽雨的簡易屋；
- 四、與所有受難鄉親共苦難、同哀傷，往後漫長的精神復健之路，更需給予關懷及陪伴。

做一個能救人的事

浩劫後，各國元首都表達深切哀悼之意，日本救難隊更在災難當天帶著生命探測器及搜救犬來臺協助救援，隨後新加坡、俄羅斯、德國、美國、英

國、瑞士、土耳其、墨西哥等國際救援團亦陸續抵臺，這種人道關懷的愛心行動，帶給臺灣社會無限的溫馨。

我常說：「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。」這種人道救援的大愛本就沒有種族、膚色、國家、宗教的差別。從1991年開始，慈濟便展開國際救援的工作，派遣賑災團親赴災區實地勘察，提供災民所需。這種即時伸出援手的互助關懷，才能讓人類露出希望的曙光！

記得前不久慈濟推動「馳援土耳其，情牽苦難人」募款活動⁶時，有人指著委員的臉說：「土耳其在哪裏？我看不到！為什麼臺灣不救，要救土耳其？」

聽到這種話，我的心一陣刺痛，想不通為什麼

6

土耳其當地時間1999年8月17日發生芮氏規模7.4強震，造成大規模地表破裂，受災面積達15萬平方公里，逾16,000人死亡、26,000人受傷，超過10萬棟房屋倒塌，近300萬人無家可歸。全球慈濟志工響應上人「愛心動起來：馳援土耳其，情牽苦難人」的呼籲，展開國際賑災募款行動，希望讓災民在善心人士愛的祝福下，早日走出哀痛，重建家園。

大家都想救臺灣？現在大災難降臨，真應驗要救臺灣了。其實被救是不得已、很悲痛的！所以我常說：「要發願做一個『能救人的人』！」

「人生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天地間有大三災、小三災。小三災是破壞有情世間，大三災是破壞無情世間（指山河大地，又稱為器世間）。就像地震發生時，山地滑動，器世間不斷被破壞。

要如何撫平器世間被破壞的形態呢？還是我平時常說的一句話：「要以『愛』來化解！」佛陀告訴我們：「眾生共業」，若人人惡念聚在一起，災難就會臨頭；若人人發出善念，則能消災祈福。

很多的感恩、無限的心疼，不是言語所能述說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要說出內心的感受——感恩各地慈濟人全力出動、也感恩各界善心人士對災民的幫助，更希望大家能恆持初發心，長期陪伴這些受災者走過這條坎坷路。

資料來源

《慈濟月刊》394期，1999年9月25日。

大愛總動員 全球看得見

時間 | 1999 / 10 / 10

地點 | 慈濟臺中分會（現慈濟臺中民權聯絡處）

對象 | 全球慈濟人

Note

大愛電視臺全球衛星連播首播日，東南亞、紐西蘭、澳洲、北美等國家將可收視大愛電視節目。當日，上人仍然為了震災坐鎮臺中，帶著感傷向電視機前的全球慈濟人呼籲，期待人人心手相連，陪伴受災的苦難人走過陰霾，迎接雨過天晴的未來。

全球的慈濟人，早安！

臺灣在這個時刻是早上，而全球各地在這個時刻，時間都是不一樣的，不論是什麼時刻，我都祝福大家平安快樂。已經期待很久了，希望能與全球的慈濟菩薩們見面，今天終於實現了！

這是歷史性的一刻，應該抱著喜悅的心情和大家見面。不過，此時此刻我的心情非常複雜——有歡喜，但是，也有一分無奈的悲傷啊！無論如何，還是以最恭敬的心感恩全球慈濟人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心貼著心 全球慈濟人總動員

慈濟道上34年來，承蒙大家的愛，不斷地把我向前推進，扶持著我，讓我跟大家一起走過了坎坎坷坷的路，從點而面，從臺灣開始一步步地走，進而跨越山與海，遍布於全球。

到了國外，有這麼多的慈濟菩薩們，不斷地湧現出來，雖然我不曾出國，但國外慈濟人的用心和臺灣慈濟人沒兩樣，大家都是就地播種，讓慈濟愛的種子遍布全球。讓一顆顆的種子成形，一棵棵的

菩提樹結果。因此，這一刻真的是我夢寐以求的，期待能在各位的面前說一聲：「感恩你們！」

這時我應該說一些快樂、歡喜的話，作為見面禮。不過，此時此刻，我的心是無奈的、是悲傷的，各位都知道臺灣在9月21日清晨1點47分，突然間天搖地動。剎那之間，很多家庭破碎了，這20多天來，我的心還是破碎的，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來縫補這一顆心。

不過，我還是要感恩全球的慈濟菩薩們，當臺灣發生大災難時，全球的菩薩們很快就與臺灣連線起來，在當地呼籲募捐、關懷臺灣；因此，每個地區都在勸募，希望募到更多的愛心回來。

有的舉辦各式的聚會，在很多國家都有義賣活動，有的人捧著愛心箱在街頭巷尾勸募，有的舉辦愛心茶會或愛心宴，不論用什麼方式，就是要讓每一個人的愛心啟發出來，並且期待將點滴的力量送回臺灣。

就如此時此刻，大紐約舉辦了愛心宴，10月2日在鳳凰城也舉辦了愛心宴；10月3日在克里夫蘭

也有愛心宴；明天就在德州休士頓舉辦，大家都希望為臺灣的鄉親付出這分大愛。我無法到現場向各位一一道謝，表達敬意與感恩，還好能夠用衛星把我送到各位的面前，但願以後，天天都可以和大家見面！很感恩大家的努力。

藍衣菩薩搶建大愛屋

現在有一群菩薩坐在我的面前，在畫面上也可以看得到；有慈誠菩薩、委員菩薩們，他們來自北部、南部，其實不只這些人，有些已經到工地去了，大家都分工合作。

因為這些工地是地震受災者的希望，我期待趕快把大愛屋蓋起來，等到每一個人都可以搬進他的小家庭時，我的心才能安定下來。不然，如果下雨，我就會心疼露宿在街頭、路邊的這群人。

每天我都要問：今天的氣象報告如何？前幾天，聽說有颱風往臺灣的方向撲過來。心裡很期待颱風的方向能稍微再偏一下，不要直撲臺灣。還好，這個颱風往南移了，繞過臺灣再往北走，很幸

運，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。我們還要努力地搶建這些大愛屋，讓每一個受災的家庭能儘快住進大愛屋。

現在已經有10幾個工地同時在進行，每次當我走進工地，所看到的都是震撼人心的「藍天白雲」——有慈誠隊、也有委員，整個工地有好幾百人或是上千人。儘管大家都有不同的職業、事業，但卻是一心付出自己的力量；雖然不專業，卻都很專心！

除了硬體的大愛屋要趕快搭建，同時也需要為受災者做心靈復建。現在有許多人露宿在路邊，有受災戶，也有受驚戶——被驚嚇得不敢走進自己的家裡，寧願在外面日曬雨淋。

所以我就請北部的委員們，還有手語隊到各地去安慰、撫平他們的驚嚇。我一直向大家說，期待慈濟人這分肢體的愛、誠心的愛，幫師父送給每位受災、受驚的人；代替師父的兩隻手去擁抱這些受驚的人，去安撫他們的心靈。

挨家挨戶貼近災民的心

記得前天晚會祈禱後，姚居士（姚仁祿）回到臺中分會，說：「師父，我坐在車上，看到師姊們挨家挨戶去慰問，路很遠，大家都是徒步的。」那時他感動得想哭，感動所有的委員師姊們為了要瞭解災民受災後的家境、未來的生活，於是就挨家挨戶、徒步去訪視。

建立好災區的資料，將來才能依照情況，妥善地幫助他們，陪伴他們走過坎坷陰霾的道路，讓他們的生活真正安定下來。所以，需要建立很健全的資料，才能做短期、中期、長期的濟助規畫。

姚居士還說：「有的師姊已經上了年紀，但是，不分老少都是徒步的，不知道他們已經走多久了？」我聽了也很想哭！不過，我常常告訴自己：就是想哭，眼淚也不能流出來，我們要很堅強。此時此刻就是要有耐心、愛心，更需要有耐力。

中部慈濟人在急救的時候，幾天幾夜都沒睡，我看到每一位都是紅著眼球、黑了眼眶，大家真的很疲憊！有的人冒險往山上走，十分辛苦地把愛心

送給需要的人。所以，每次當我聽到慈濟人堅持著他們的耐心、愛心與耐力，我就非常震撼、想大哭一場，知道大家都很辛苦，真的很捨不得。

釘錘與雨聲齊鳴 藍衣共雨幕一色

前天，我到埔里工地，工地有很多慈誠隊。我們的聯絡處也有很多從東部、南部、中部來的委員，他們在做香積的工作。看到下雨了，我趕緊問：「大家有沒有停工？」回答的是：「搶建的時刻，我們不能停啊！」

我說：「雖然我們要救人，要早一刻給大家一個家，但是自己也要安全。大家的平安、健康，就是師父的命啊！」負責工地的師兄就去跟大家說：「稍為休息一下吧！」大家還是同樣的一顆心——要搶建，不能停！後來不得不才說：「是師父要我們停的。」大家才停下來。看到大家在泥濘的土地上工作，有的爬到屋頂上施工，多危險啊！所以，我再三交代，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，讓師父能安心。

接下來，我又到南投，那裡地上都是乾的，沒有下雨，工地的大愛屋已經一棟棟的成形了。我走進大愛屋裡面，看到三房一廳，有衛浴、有廚房，感覺好溫馨！在房間裡面，我流連了一段時間，摸摸這裡的床、窗戶、牆壁，看看裡面的廁所，又摸摸廚房的流理臺，覺得好安慰、好感恩。安慰的是受災者的家快建好了，感恩的是全球的慈濟人，還有臺灣各行各業的人踴躍地提供建材。

又看到我們的慈誠隊，上千人在工地裡，服裝整齊，大家都做得很歡喜；雖然滿身大汗，不過，他們真的做得很歡喜。還有將近100多位臺北的師姊，組成香積組，就地負責伙食，真是很用心在做。我問她們：「妳們怎麼做得這麼好，有這麼精緻的菜？」她們說：「師父，師兄很辛苦，他們要出很多力氣，我們一定要做多點，讓師兄們吃飽。」

這表示要讓他們吃得好才有體力，除了平常的三餐以外，點心也很講究，還有飲料，比如：用心熬煮的青草茶或果汁等等，冰得非常涼快。在外面

流汗的師兄們感恩香積組的師姊，師姊們也感恩師兄的勞動付出。

不論是企業家或上班族，到了這個菩薩世界，大家都打成一片，好平等、好祥和，所以說這是個好道場。菩薩道場不分你、我，沒有地位高低之分，菩薩道場就是付出無所求。所以我常常說感恩；感恩，不是掛在口頭上，而是深深地印在我心坎裡。

最大的地震 最小的禍殃 FOUNDATION

這次地震是臺灣百年來最大的災難。有位石教授（石瑞銓）提起，這100年當中，臺灣的大地震有15次，但是，面積沒有那麼大。譬如：在1935年4月21日的「關渡大地震」，損傷的範圍是墩仔腳、豐原、清水，雖然面積不大，但是死亡人數是3,276人。以西元1950年代（民國40幾年）的人口比率而言，災情是非常的慘重。他還說，這次臺灣的大地震算是非常有福報。我心裡震一下：為什麼說這次地震，算是很有福報呢？

他解釋道：「這次的面積實在太大了，臺灣的地貌要重新再寫過。山的高度，平地的海拔，還有臺東的縱谷，山與山之間都變了。這麼大的地震，以往不論哪個地方，震後一定會發生火災，不可思議的，臺灣沒有發生火災。而且，很慶幸地也沒有疫情，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也就是福報。」他舉日本、美國洛杉磯、大陸唐山為例，大地震之後，接著是大火災。

我問：「你怎麼會說『福報』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常看大愛臺」常聽師父說：愛心要大，福氣才會大，福氣大，可以推掉很多的災難。」聽了好溫馨，也感覺比較安心，雖然這次是臺灣百年來最大的一次災難，但是很多災情沒有跟著發生，算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更令人慶幸的是愛心人很多，還有豐富的物資，這是臺灣最有福的一點。

全球的慈濟人都在關懷臺灣這次的地震，我想，憑藉這麼多愛心人士的大動員，應該可以稍微安慰災民。所有的慈濟人一定要陪著這次受災、受驚的人，走過漫長的復建之路，要抱著大愛的精

神，陪伴他們一直走下去。

如何陪著這塊土地上、受苦難的人走過這條陰霾的路？我想，只要打開大愛電視節目，畫面就會很貼切地和大家見面。雖然身在萬里之外，也可以跟臺灣的慈濟人在一起，陪著這次受災、受驚的臺灣同胞，一起走過這條陰霾、悲悽的道路。相信很快就會雨過天晴，這是我們對他們的祝福。

很多的感恩說不盡，希望常常跟大家見面，一一地述說我的感恩。虔誠地祝福全球的慈濟菩薩們，但願大家精進再精進，邁向康莊的菩薩道，祝福你們！

資料來源

《1999 年慈濟年鑑》。

臺北：慈濟文化出版社，2000 年 4 月 28 日

TZU CHI FOUNDATION

心懷悲戚—— 回想921大地震

時間 | 1999 / 10 / 22

地點 | 靜思精舍

對象 | 南區培訓委員慈誠

Note

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蘊無我。」遭逢災難，大家要有「生命共同體」覺悟，彼此互助，共度難關。回顧921地震，各地慈濟人匯聚於中區，除了在第一時間提供急難援助，更為受災鄉親興建大愛村，讓正值創業階段的青年能安身、安心，鞏固經濟生活之餘，還能重建家園。

剛才10點多有一波地震，我正在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跟謝老師說話，忽然間天搖地動，好像嬰兒搖籃一樣，不斷搖晃。我就想，不知道這波地震又會造成哪個地方的災情？一會兒，災情報告是在嘉義梅山，6.4級的大地震，我問，人有平安否？建築物有無損害？那附近有沒有災情發生？

聞震心驚 嘉義地牛又翻身

獲悉中正大學實驗室的物品倒下來，造成氣爆，幸好災難不大。接著又陸陸續續接到電話，都說大樓安然無恙，但是有幾幢老舊的房子倒了，也有人受傷。其中一座工廠的大樓倒塌，一人往生，受傷的災民紛紛被送到醫院。慈濟人動作很快速地就近到醫院關心。

剛才又接到一通電話，有一所專收榮民的榮民醫院，搖晃得很嚴重，部分牆壁龜裂了，東西掉落一地，他們趕緊將老榮民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停電了，院方說這些老榮民很盼望看到慈濟人，所以請我們趕快去關心。聽起來覺得很溫馨，當他們在驚

惶無助時，就想到慈濟，需要慈濟人的安慰、慈濟人的關心。有破壞的，希望慈濟人幫他們補給，像缺食物、缺水、缺發電機等等，這是我剛才要出來之前所接到的消息。10點後一個小時內餘震還是不斷，這條地震帶跟一個月前車籠埔的地震帶不同，屬於梅山地震帶。

一個月前我人在臺中，有一位教授警告說這條梅山地震帶蠢蠢欲動，近期內可能會發生地震；距他所說到現在才不過20幾天，果然嘉義就發生6.4級的地震。因為這條地震帶已經含藏飽和的能量，所以必須不斷釋出能量。花蓮常常有地震，他說這表示時常在釋放能量，現在一談到地震就不由得驚惶起來。

大難中的人性光輝

我們要知道，這是臺灣百年來，唯一這麼大面積的一次地震，是百年來所僅見的大地震。臺灣屬於地震帶，但每次地震都有個範圍；自從1904年到現在，6級以上包括7.1級、7.3級的大地震就有

15次之多，這次南投縣、臺中縣的地震是7.3級，是最強的一次。面積則涵蓋了整個臺中縣、南投縣，還有雲林縣、彰化縣一部分，受災面積很大，這是將近100年來10幾次強烈地震中，面積最大的一次。

現在是一個大千年的世紀末，明年是公元2000年，今年是1999年，再幾個月就是公元2000年。這是一個大千年世紀與新世紀的交替，所以是世紀末。在世紀交替之間，臺灣卻發生這麼大的災難，同時我們也看到同胞間相濡以沫的大愛，生命共同體的愛。

佛教有一句話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，什麼叫做「同體大悲」呢？以現在的語言就是「生命共同體」。在這次地震之前，我們已經展開一波的呼籲及勸募，可能大家還記得，是為救援土耳其及科索沃的災難。

我全臺走一趟，我說科索沃的災難是人禍，土耳其則是天災，希望大家能匯聚共同的愛，不要分別這是臺灣、那是距離臺灣很遙遠的土耳其、或是

科索沃。我們不要有分別心，落地皆兄弟，何必一家親？同樣生長在這塊土地上，同一個地球，在同一塊土地上呼吸，難道我們還要分別那些人跟我們沒有關係嗎？其實，有健康的地球，才有真正安全的人生。

地球上哪裡不調和，哪裡有天災異象，我們應該隨時要提高警覺，所以上個月我出門行腳時一直說要「居安思危」，土耳其的大地震、大災難，臺灣不是不可能。我去高雄、臺南，都說這些話，就是要讓大家有十分警覺，不要以為臺灣這麼富有，風調雨順，今天平安，明天也會平安。告訴你們，人生無常，國土危脆。

此刻不知下一秒

以前，也曾向大家解說一段《八大人覺經》裡的一段經文。我們學佛要學會覺悟，「學」與「覺」這兩個字，一個是「子」，一個是「見」。「子」表示幼稚，人，小時候天真無邪，什麼都要學，所以是天真的本性。後來隨著年歲的成長，心

裡狀態受到人間欲念的汙染，而遮蔽了原來清清淨淨、靈靈覺覺的本性，以致生出無明。

在人間一切要從頭學起，就是「學」；「覺」，如果要學佛，佛是覺者，就是覺悟的人，我們要學佛，就是要學佛的覺悟。要學佛的覺悟，有八種方法。這八種方法，第一種是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蘊無我」。

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世間的確很無常，以這次大地震來說，在地震前的一刻、或幾分鐘前、或在幾秒前，說不定有很多人還做著好夢，說不定也有人還沒睡覺，還在為明天而計畫著，說不定正在跟親人互相談論明天的未來。

但是，他知道幾分鐘後或是幾秒鐘後，會忽然間來個大地震嗎？沒有人知道。說不定當下，正做著很甜蜜的夢、也說不定是惡夢，總之，大地眾生在這個時刻都不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；忽然間，就天搖地動……

迅如疾風 北部救災總動員

那天晚上，我被忽然間的地震搖醒，因為花蓮常有地震，以為不過是很平常的一個地震而已。想把心定下來，但是地震搖不停，一會兒，幾十秒鐘後停下來時，都停電了，趕快出去看看這麼大的地震，外面會發生什麼樣的景象？那時，我內心一個念頭，不知醫院的患者如何？趕緊從精舍打電話到醫院詢問，一開始電話都撥不通，直到電話打通，知道醫院安然無恙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，第二個念頭馬上想起玉里分院，因為玉里分院原是私人建設的醫院⁷，不免會擔心結構方面的問題。幾天前，我還到過玉里，再從高雄回來。經過玉里時，我還在提這所醫院，如果有機會想要重新整建的話，以免地震讓人很擔心。所以那一晚，地震來時，又想

7

曹葦醫師深感臺灣東部醫療缺乏，遂於1974年辭去玉里榮民醫院的工作，自行創設「鴻德醫院」，提供當地民眾便利的醫療服務。1992年5月，曹葦醫師罹患癌症，同年12月病逝，醫院由兒子曹克農接手經營。後因環境和人事的變化，加上民眾對醫療需求提高，確實非鴻德醫院所能承擔，於1998年12月結束營業，轉由慈濟承接，於1999年3月15日啟業。

起玉里分院。電話一直撥不通，餘震又不斷，搖個不停，因為我們有發電機，我趕快打開電視看新聞。

這才發現地震不只在花蓮而已，臺北松山區一幢大樓倒塌了，過一會兒，又知道新莊也有一幢大樓倒塌了，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，這一次地震非同小可，不只在花蓮而已。我就開始打電話到臺北，因為現在委員都已落實社區，所以趕緊打電話到松山區給區組長。當她接電話時，人已經在大樓倒塌的現場。

我們的慈濟人已經趕到那裡，有慈誠隊及委員，當時聽了這通電話，我很感動。地震之後才20多分鐘，臺北委員、慈誠都已經趕到災區，我真的很感動。後來又打電話給慈誠隊大隊長（黎逢時），問臺北除了這兩棟大樓倒塌外，還有別的災情嗎？回答說其他好像都平安。地震之後，他們趕緊用電話聯絡，所有的慈濟人平安嗎？他們說都很平安，請師父安心。

我就問：「指揮中心開始成立沒有？」他說：

「電話聯絡過了，香積也分配好了，指揮中心5點半要大家集合。」我安心了，他們把一切都處理得很好，不用讓我操心。果然5點50多分，熱騰騰的粥、豆漿等早點，都已經送到災區。我真的很感動，慈濟人是哪個地方有災難，災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慈濟人。

所以很多人災後都說，當災難發生時，當他們口渴，喝到的第一杯開水，就是慈濟人送到他的手中；當他們肚子餓，吃到的第一碗熱騰騰的粥飯，也是慈濟人雙手奉上的。

中部災情很大、很大！

尤其這一次，我告訴他們，如果看到有人從災區出來，就趕快給他5,000元作為急用金。因為我在電視上看到驚惶跑出來的災民，很多都只穿著內衣褲，所以，這個時候要趕快發給他們應急金買日用品。最重要的是慈濟人那分溫暖的情懷，很溫暖地擁抱他們，拍拍他的背，讓他們發洩出來，想哭的讓他哭，想叫的、會害怕的，也讓他們痛快大聲

喊一喊，委員們及時付出很溫馨的感情。在臺北這兩個災區及時付出，做得很好，我真的很感恩，也很安心。沒想到電視又報導臺中五權路一幢大樓也倒塌了，那時候我更吃驚了，原來災情不只在花蓮及臺北而已，中部也有災情。

我趕緊打電話到臺中詢問，地震到底有多嚴重？回答我的是說很大、很大，連續告訴我兩句「很大！很大！」我的心真的慌了，「很大，很大！」到底有多大呢？我就問：「五權路一幢大樓倒塌了？」他說：「是啊！聽說倒塌了。」我說：「趕快通知所有委員、慈誠，只要是平安的，就趕緊集合。」

那天早上3點多開始，臺中委員就紛紛集合；5點多，6點不到，兩位分別在埔里、南投的慈誠隊員，騎著摩托車，前後趕來臺中分會。他們從埔里騎摩托車來分會，要騎好幾個小時，平常從臺中開車到埔里就要將近兩個多小時。那一天，地震之後，他們的房子也倒塌了，但是，他們第一個念頭就是「慈濟人要趕快去救人」。

慈誠隊中隊長沒有回頭看自己倒塌的家，他騎著摩托車開始往臺中的方向走，沿路所看到的都是滿目瘡痍。路斷了，橋斷了，電話打不通，與外界通訊全面中斷，他一定要親自出來報告災情。所以他騎著摩托車，克服很多困難，經過柔腸寸斷的道路及橋樑，還不到6點就到達臺中分會。

再一會兒，草屯的師兄也趕來了，都是因為電話不通，他們本人出來報告，當時臺中分會有了消息，知道埔里、草屯、霧峰都有很大的災難。他們趕快準備救災的工作。在這些點馬上設立30幾個救難指揮中心，準備應急的物資，最重要的是有熱食，讓災民很快有熱食可吃。

開始的第一天，我就告訴他們要發應急金，中部地區比照臺北，只要災民一出來，就趕快發給他應急金。921當天，要到臺中買東西，也沒得買，要去臺中領錢，也沒得領。因為停電了，電腦不能開啟，一些商店因為是電動門，也開不了。第一天是缺水停電，所以才呼籲沒有受災的地區趕快將物資送過來。

我們也請同仁送1,000萬現金到臺中，1,000萬送到臺北。錢放在銀行裡，電腦失靈，有錢也領不到。每家商店的鐵門都關著，就算有錢也買不到東西。不管地位有多高，瞬間一個地震，看來很堅固的大樓整棟也會倒塌。無數的家庭天倫夢碎了，甚至，天人永別，都在那瞬間；不管你有多少錢，多少名利、權勢、地位，輕輕一震，人間的權勢、名利、地位立刻變成泡影。所以這一波救災工作非常、非常辛苦，921當天電話響個不停，有報平安的、有報災難的、有來要東西的，也有很多人來關懷。

屍體多到無法想像

最令我吃驚、也最無奈的一件事，是接近中午時分，我從畫面上看到往生者不少啊！屍體一具具從瓦礫堆中挖出來。接到南投縣電話，向我們要求1,000個冰屍櫃。1,000個？我有沒有聽錯，冰屍體的櫃子就要1,000個之多，我以為我聽錯了。我臨時要到哪裡借到1,000個冰屍櫃？

到殯儀館去借，殯儀館有的也都在使用，不可能把屍體抽出來借我們使用；到醫院借，所有的醫院也都有限，一下子要到哪裡收集1,000個冰屍櫃呢？我好無奈、好無奈，我問：「你們有沒有說錯、聽錯？」他們說：「1,000個還是保守的數字。」1,000個還算保守？那到底死了多少人？

看到電視畫面，大太陽下，屍體一具具被挖出來，放在地上，曝曬在太陽光下，我好心疼！怎麼辦呢？這時電話又響起，就說沒有冰屍櫃，要不然先送裝屍袋也可以。我先向醫學院調用，總共湊齊了500多個，屍袋寄到了，他們又說不夠，第二次又送了600個，他們又來電說不夠，所以來來回回寄了5次，共有2,000多個裝屍袋。當時我的心好痛，多寄一個，就表示又消失一個寶貴的生命。

裝屍袋是暫用，最終還是得想辦法找到冰屍櫃。撥電話到臺北環球貨櫃求助，聽說已送了兩只貨櫃到南投，但還需要送冰塊；大臺中停電，很難找到冰塊，後來好不容易收集了一卡車的冰塊，送到南投埔里等地方。這樣還是不夠，臺中分會又分

頭去購買乾冰，又載一卡車乾冰送過去。最後，是透過高雄杜榮董（杜俊元）向中船借了10只冷凍櫃送去，才解決屍體安置的問題，也很感恩中船的協助。

賑災物資塞滿整條道路

我更要感恩慈誠隊，南北兩地的慈誠、委員，大家不約而同地趕到中部，很感恩你們大家沒有空手來，都是與整部卡車的物資一起來，不僅是慈濟團體，社會上所有的愛心人士，大家都把物資往南投、往中部送。

一開始第一天都買不到東西，但是第二、三天開始，物資真多。救人、救災還不會累，其實搬東西才累人，我覺得物滿為患，好像造成第二波災難一樣。第三天我到臺中，南部載了3卡車物資來，我在門口剛好看到，委員及慈誠告訴我：「師父，拜託您跟他們說，不要再送物資來了，我們大家都好累了。」我趕快站到門口問：「你們是從哪裡來的？」他回說：「是從高雄、臺南來的。」我說：

「拜託，這些東西不要下貨。」他說：「都載到了。」我說：「麻煩再載回去。」反正是慈誠隊，自己人，他說：「師父，都送來了，還要我們再載回去？」

我在臺中也是很無奈，看到所有的委員及慈誠，大家已經累得不成人形；每個人的眼球都是紅的，眼眶都是黑的，一連好幾天都沒睡、沒休息……

大家的體力、精神負荷都已經超載，我不忍心讓大家再為這3卡車的物資搬上搬下的，所以我就站在門口告訴他們說：「載回去。」他說：「我們都載來了。」因為我沒力氣說話，他們才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我們載回去。」裡面的委員及慈誠就說：「謝謝師父，還好有師父幫我們擋著，要不然這幾車再下貨，會累死的。」

我聽說高雄一接獲消息，有的趕著做麵包、有的包粽子，很忙碌，但是物資實在太多了。現在我要告訴大家：「但願以後都沒有災難。」要是哪裡有突發的災情，怎麼辦？愛心要有智慧。佛陀教導

我們要悲智雙運，慈悲跟智慧要平行，但有時要慈悲在先，因為人要有感性，要懂得怎麼樣同情別人。

但是，光有慈悲是不夠的，也需要用理智判斷；不要一聽到哪裡沒東西吃，就把東西全送過去，不能如此。那幾天我在臺中，每一天到災區，沿路都塞車，外國救難隊趕著要救災都過不去，都是被一車車的賑災物資，把整條路堵住了，其實，平常就要用智慧思考。這一次的救災，全臺灣的慈濟人都動員起來了，我很感謝他們。

興建大愛屋 喚回災民自信

災後的救濟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，所以有很多人問我：「慈濟的動員力怎麼這麼強？」我回答：「根本就沒有什麼動員力，因為這是慈濟人平常的動作。」慈濟人是知道哪裡需要幫忙，他們就在每個社區，自動整合組織起來，所以慈濟人是經常性地在動員，不是非常時期才動員。只不過，我們平常做地區性的救難，規模都比較小；這次是百年來

最大的災難，第一次整個臺灣的愛心都動起來，自然比較受矚目。

在921那天的傍晚，我看到房屋普遍都倒塌了，無家可歸的人很多。我就想：要趕快給他們一個安身的地方。為了國體、為了國力、為了這分愛的關懷，以這三點，我們要趕快給他安身的地方。什麼是為了國體呢？大家都知道臺灣的經濟奇蹟，大家都知道臺灣外匯存底很豐富，就表示臺灣很有錢。臺灣遇到百年來這麼一次大地震的侵襲，世界各地的學者一定會來探討，為什麼臺灣會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呢？

但是這麼多受災戶，不只是受災，受驚的人比受災的人更多。他的家好好的，但他不敢進去住，造成很多人在大馬路邊露宿。雖然帳篷前後已送了5萬個，但還是不夠。可見每個災區的空地，都布滿了帳篷。

我們臺灣在受災之後，要讓他們在路邊的帳篷住多久呢？所以我想，應該趕快給災民一個歸宿，這樣我們國家的體面才有交待，不要說一受災就看

到很多災民遍滿整個街道，要趕快讓他有房屋住。再來是社會經濟的力量，你們知道這些人原來都住在高樓大廈，也都是青、壯代年齡層的人，他們一向很有自信、很富衝力，自己組成小家庭，很多人都還是貸款購屋。

現在的人都很自信，樓上樓下的人家都裝潢得很好，自己不願太差，所以都以貸款方式，他有能力一個月繳多少，分期貸款，購屋置產，這樣的人都很有才華，都是國家的人才。像這樣忽然間倒下去，我們要趕快給他一個歸宿，一個安身的地方；這樣才不會因一時受災變成一世受難。他只是一時的災難，不是一世的落難。

所以，我們如果趕快給他一個小小的窩，他的家庭有個小窩可以棲身；第一，他會覺得社會很溫暖，會再度提起信心、發揮志氣，他很快會再重建家園，將來也會回饋社會。我覺得要讓我們社會的經濟不要往下沉，需要讓這些人提起精神、發揮良能，就要趕快給他們一幢房子住，他們才能安身、安心。所以，很快的，第一天我就想要蓋房子。第

二天，就在臺北發包。第三天，我趕到臺中要土地，到南投、埔里要土地。

很感恩這一次要求土地的過程頗為順利，他們都很快地帶我去看土地，土地確定之後就開始準備整地。當然，說來也是一段很心酸、很長的道路。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大愛慈濟村一村、一村都快要完成了，我們可以看到很整齊、很人性化的大愛村。我們不是蓋整排，而是蓋雙併式的，有好的通風、好的採光，給他們良好的居家環境，還有小花園、孩童的遊樂空間，一切都為他們設想得非常周到。

我們蓋的是12坪，三房一廳，還有衛浴、流理臺、瓦斯爐統統都有，甚至也有熱水爐，只是沒有裝冷氣而已，但有開安裝冷氣的孔。所以說，只要人進來就可以生活了。我知道高雄有很多物資，油、鹽、米等日常生活用品還很多，我就告訴他們：「你們把那些物資分類好，等他們進去住時，一打開櫥子，就有米、油、鹽這些物資。」

這些房屋能蓋得這麼好，準備得這麼周到，這就是一個社會的愛，溫馨的大愛。剛才問你們有沒

有去蓋房子，有沒有去做救災的工作？我看舉手的人很多，可見你們都有去參加建屋。南部慈濟人都在集集、中寮、竹山和斗六、埔里一帶建屋，我想很快的，再過幾天就可以搬進去住了。到時，歡迎你們去吃湯圓，因為這是你們大家的付出。

平安或禍殃 決定在瞬間

早上有一位73歲的慈誠隊員起來現身說法，他說那一天下雨時，他們3個人住一個帳篷，而且那個帳篷還漏水，水一直滴，身體就一直往旁邊移，移到一半，身體都是濕的。我說還算不錯，本來一個帳篷要睡4個人；我說人性化一點，睡3個人就好。

總之，大家在那裡付出，真的是很刻苦，你們真的很讓我又敬又愛，很感謝你們。說了這麼多，其實還沒有說到我內心萬分之一的所見所聞，只是在瞬間幾秒鐘內，就讓人說不完，有很多溫馨的人生，也有很多悲淒離合的事情。所以，我們要好好覺悟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啊！

記得在921之前的全臺行腳時，我還說過一句話：「土耳其的大災難，臺灣不是不可能。」記得921的前幾個鐘頭，就是920那一天，我還在說：「大家要居安思危。」哪裡想到幾個鐘頭之後，這樣的大災難竟然就發生在我們臺灣，所以說是國土危脆。

經文接著說：「四大苦空，五蘊無我。」四大就是地水火風，地水火風一不調和，就會生病。這次是地大不調，看看我們的地，剛才一開始我說今天在梅山又有一個大地震，就是說它的熱能又再度散發。就像九份二山，在山裡忽然間爆發，我們的照顧戶剛好住在氣爆口，一爆，那幢房子飛到500多公尺遠，房子一掉下來都碎了，但是這一家四口，安然無恙。

我去看他時，他說好像坐雲霄飛車，飛到那裡掉下去，竟然能安然無恙。其實是地氣冒出來，氣爆的力量將他的房子噴出去，這就是熱量很飽和，才會冒出來，看看造成這麼多的苦難。我們的思想有五蘊無我，學佛，除了要知道四大外，還要知道

五蘊。在《心經》裡有五蘊皆空，大家每天在念，不知道能不能空？

總之，五蘊是色受想行識，偏重於心理。學佛，除了對外要有萬物無常觀，對內還要有唯識觀，內外都在探討人生的無常，所以在學佛之中要學而覺之。以這次這麼大的災難，我們要趕快警惕自己，藉助外在的景象觀照自己，將我們這分清淨的本性趕快啟發出來。

慈濟從事國際救災，受到很多人的反彈，但是我說，「落地皆兄弟，何必一家親？」同樣在地球上，何必要分是哪個國家的人，哪個不同種族的人，或是跟我們不同宗教的人，為什麼要這樣分別呢？

現在，臺灣受了這麼大的災難，國外人士不是也趕來幫助我們嗎？所以我們應該要做一個能救人的人，這才是人生之福。

資料來源：

《1999 年慈濟年鑑》。

臺北：慈濟文化出版社，2000 年 4 月 28 日

大災難中 煥發的人性光輝

時間 | 1999 / 12 / 10

地點 | 慈濟臺北分會（現慈濟臺北大安聯絡處）

對象 | 北區委員聯誼會

Note

慈濟人無我大愛的精神，一念心只為救人，哪裡有災難，藍天白雲便現身，即便自己也受災，仍是以鄉親為重；慈濟人要用蓋自己的學校的心情來蓋災區的學校，希望工程是具有人文、文明、藝術的學校，是觸覺的教育——讓學生來到學校，眼睛見到的景致，心自然就會定靜。

各位菩薩，阿彌陀佛！

現在大家坐在這裡，看起來很輕鬆，其實，我要感恩你們，從9月初開始為土耳其勸募到現在，相信大家都還在忙碌中。為其他國家的人民而勸募，雖然身體很疲倦，不過，心情上比較輕鬆；為自己的鄉親去勸募，那真是很悲哀的事情。

念茲在茲為救人

這幾年來，我一直在說：「請你們告訴大家，不要一直詛咒說要救臺灣。」我們何時沒有在救臺灣？自然環境中難免會有意外之時，每年每月、每時每刻，哪裡有災難，慈濟人就跑在前頭，這已經成為慈濟人自然的形態，其實，我們平常就已經是動員不息了。

在這一次中部大災難中，有很多人會問：「慈濟到底用什麼方法動員？」哪有什麼動員方法，只不過是大家已經把救濟變成每一個人生命中的自然形態，聽到哪個地方有災難，就很自然地穿上「藍天白雲」的制服去支援。

像這次在國姓鄉，我們有位委員的房屋倒了，還好他的家人都很平安。他一出來後，沒有想到自己，只有一念心：趕快看看大家是否平安？他又想：應該趕快穿上「藍天白雲」出去幫忙。但是當時是晚上，怎麼辦？所以，他就拜託一位年輕人去拿「藍天白雲」的制服。

「什麼是藍天白雲？」「就是藍色的衣服、白色的領子，還有一件白色長褲。」「但餘震不斷啊！」委員說：「我會在這裡幫你念佛！年輕人動作比較快，請趕快幫我拿來！」年輕人問：「其他的要不要？」他說：「只要拿藍天白雲就好了，其他都不用。」

發生災難後，他知道自己任務是什麼，所以穿上那件衣服之後就沒有再回家去，一直在外面投入救難的工作。這只是其中的一例，還有二、三十位委員也都是一樣。我去埔里那一天，看到大家面帶笑容，但是眼球都是紅的，看來已經有2、3天沒睡了，因為那裡的香積組相當忙碌。

忘了自己也是災民

很多人的房子都倒了，我交代他們，絕對不要讓災民餓著，災民若餓了，體力就會差；體力一差，衛生不好，就會發生傳染病，所以體力一定要照顧好。

第一，水及飲食一定要很充足，所以南北的香積組都來支援，24小時不斷地供應飲食。除了災民之外，從四面八方湧進救援的人很多；也有很多物資車，整條街都是，連要去救援的車子也被這些物資車阻塞了。想想，房子倒了，這些人要去哪裡吃飯？只好到24小時供應的慈濟站，所以，慈濟的香積組真的很辛苦。

當地的師姊很勇敢，自己的房屋倒了，也沒有回去，除了24小時不斷供應伙食之外，還要分配物資。因為在山上，外地的人不知道路怎麼走，就請當地委員主導救援的工作；雖然很多人去幫忙，但是地形不熟，還是需要他們。

他們就這樣做了一個多月，我說：「你們要稍微回頭做做自己的『災民』角色。」因為受災以

後，他們都不覺得自己是受災的人，但是，他們家倒了，東西也還沒整理。有兩位委員告訴我：「師父，等我比較空閒，要回去整理時，發現我家的東西都被搬走了。」

我問其他委員：「你們家的東西有沒有被搬走？」他說：「唉！不知道，我還沒有回去過。」我說：「這裡的工作就稍微告一段落吧！已經一個多月了，都在蓋房子了。」委員說：「就是在蓋房子才忙啊！工地一天1,000多人要吃飯。」

他又說：「東西有沒有被搬走，這些都不重要了，『人生沒有所有權，只有使用權。』幾個月下來，有東西可吃，有帳篷可睡，也已經習慣了。」慈濟人總是有善解的心態，會去調適自己。

這段時間，當地的委員真是表現得可圈可點，每個人都不會為了自己的損失而有得失之心，他們還是面帶笑容，很樂觀地去擁抱受災者，都忘了自己也是受災者。所以那天我說：「好了，救災已經告一段落，你們回去當受災者，好好整理自己的家園吧！」

他們都是睡露營用的小帳篷，雖然很樂觀，但是也有「地震症後群」。有一天早上又有5級的餘震，我問他們：「有沒有怎樣？」一位委員說：「我嚇一跳，趕快爬出去。」我說：「就算整個帳篷倒了，也不會受傷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不知道！現在只要一震，就想趕快爬出去。」可見他們除了受災之外，還有受驚的恐懼，但是儘管他們心中還有恐懼，卻也很勇敢，我對這些弟子的表現覺得很欣慰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一樣受災兩樣情

慈濟是一個大家庭，一方受災難，四面八方都來支援，的確是人間的活菩薩，才能做到「天下一家親」。雖然已經過了兩個多月，我自己內心的創傷還是沒有撫平。

有人問我：「師父，您的心情是否比較輕鬆了？」我告訴她：「現在下雨、颶風時，我就會很心疼。」雖然這10天我一直在臺中，每天都去大愛屋做啟用祈禱晚會，但是仍看到很多住帳篷的

人，真的很心疼！同樣是受災者，卻也有幸與不幸之別。

看到大愛屋裡的人，每一家都燈火通明，很溫馨。有一家住了四代同堂，我經過時，看到一位阿嬤，我問：「你們幾個人住一間？」「8個人。」「8個人？是三代同堂嗎？」「不是，是四代同堂。」四代8個人住一間，從外面看進去，燈火很亮，有抱在懷裡的小嬰兒，有年輕人，也有中年人和老阿嬤，全家人團圓，真的很溫馨。

但是，想到經過那條路時，正下著毛毛細雨，路邊的帳篷透出很微弱的燈光，走近一點，在大樹下有一張簡陋的四腳桌，點著一盞油燈，兩位老人對坐著、難掩落寞的神態。雨水一直下，看著帳篷裡的兩位老人家，心裡實在很難過，覺得很無力感。再看到大愛村裡的燈火通明，有這麼多人祝福他們搬新家，喜氣洋洋；如果我能讓住在路邊的人也都不用吹風淋雨，該有多好啊！

大破 然後有大立

這次去臺中，我們又多了兩個工地，所以我們營建室的人很怕我去臺中；因為如果有人告訴我：「師父，那裡有人沒地方住，但是有一塊土地，您可不可以再來幫我們蓋？」我都會很自然地說：「好！只要有土地就去蓋。」我真的很不忍心還有人睡在帳篷裡。

建災區的學校，我把它當成蓋自己的學校一般地重新規劃，在這大千年的世紀末，發生了這麼大的災難，許多學校都毀掉了，我們既然認養了，應在世紀初的開始，就要有新的建設，建設具有人文、文明、藝術氣息的學校，希望這些學校能發揮「觸覺的教育」，也就是學生來到學校，眼睛所見到的景致，自然就讓他的心定靜下來。另外是「感受」，學校給他愛的感受，同學們就會很快地愛上這個學校。

所以剛才林小姐（林碧玉）⁸所說，其中有一所學校，原本學生和老師都已經走慣邊門，建築師規劃好新的校舍模型，也是依照校長的意思，從邊門進出。我覺得這所學校的構想很好，只有這個缺點，怎麼不從正門進去學校？學校的校門應該從大馬路進去才對。他們告訴我，第一是因為地理，第二是大家走習慣了。

內心歡喜就是好地理

我說教育要打破迷信，像我不論是蓋醫院、學校或精舍，尤其是蓋精舍時，建築師說：「師父，今年的方向要向南最吉利。」我說：「明明那座山是向東，路也是向東，房子向南要怎麼做呢？」

他說：「但是，今年是這樣的方向最好。」我告訴他：「你不必想太多，只要山及後面的房子是向哪裡，你就這樣蓋。山、房子、大馬路，再出去

8

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。

就是海；這種座向方正的不蓋，就如同坐躺椅不坐正，偏要歪一邊。所以你不用想哪邊才有利，只要我住得高興，每天看了歡喜，這樣就好了；地理，其實來自心理。」

他說：「師父，那動土我們要看日子，看哪一天比較好。」我說：「每天都是好日子，如果我在臺灣看初一是好日，其實，美國才29日而已，整個地球上的時日都對不起來，到底要以哪一天為準啊！所以不用看了，反正哪一天有工人來，那一天就動工。」

精舍蓋好了，委員跟我說：「師父，我們不是要開光？」我說：「我們是凡夫，佛的眼睛要凡夫去為他畫一下，他才看得到嗎？」今天蓋好完工了，打掃乾淨，明天一早起來做早課，這樣就對了。我們蓋學校和醫院也是一樣，沒有叫人來看地理。總之，你站著看，心理歡喜就是好地理了；大家要打破種種迷信的觀念。

圍起來就不會跨過去

那一天，我告訴他們，這是教育的建設，尤其是對於小孩，不要讓小孩走旁門左道。我又舉一個例子，只要是繩子圍起來的地方，就算很低，我都不會跨過去，因為這表示：此路不通，我會繞一大圈，這是一種心靈的自我教育。

你們難道沒聽過師父說：以戒為制度嗎？慈濟就是以戒為制度，是什麼戒呢？自己的心要持戒。自己不該犯的就不能犯，哪怕是沒有人看到也不能犯。一條繩子圍起來，表示不讓人過去，不論圍得高或低，就不應該跨過去。

有一次外國人來，要去我們醫學院⁹的拱橋，另一邊在鋪路，他們用一條鐵鍊圍著，一群人要過去，有人趕快去將鐵鍊放下來，我還是一樣站在那裡，他們說：「師父，已經很低了，可以過了。」

9

慈濟醫學院於1994年成立，以「提升東部醫學水準，為社會培育優秀醫護人才，增進全民福祉」為宗旨。後於2000年改制為慈濟大學，同時設立附屬中學與實驗國民小學，成為一所具備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碩博士班的完全化教育大學。

我說：「收起來才可以過；有鍊子在，你放低，還是不可以過去。」

總之，人要有規矩，這也是「以戒為制度」。我告訴那位校長：「我們精舍的停車場在後面，我每次都要他們開車到前門來，從前門上車，這同樣是一個規矩。」再者，如果走邊門，孩子每天從邊門進教室，到畢了業還不知道學校的全貌！所以，校門應該要建在大馬路邊。

我看過他們的校門，慈濟曾到那裡做發放物資。這個學校的正門很漂亮，剛好在大馬路邊，兩旁的樹種得很好。我說：「應該以教育為重，因此，不妨將旁邊的道路封起來，孩子自然會從大門進去。」這是舉個例子。工程我不懂，但是我懂心理，一看到後面是山，周圍又很寬敞，我想這樣的環境對教育是有好處的。

我一直覺得未來的教育很重要，科技愈來愈發達，我們蓋的學校要很堅固。社會上有兩種建築很重要，第一是醫院，萬一發生天災、人禍時，醫院是救難中心；第二就是學校，因為學校可作為避難

中心。所以學校一定要蓋得很好，不只可用百年以上，還要好幾百年，愈老愈有文化的氣質，我們要蓋的是這樣的學校。希望新世紀要有教育的新風貌，把真正的人文教育提升起來。

但求增加力量勇氣

我們這一條路還很長，921那天下午，有一位委員問我：「師父，這一次災難這麼大，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？」我說：「慈濟人要趕快去做，救難隊來時，他們沒有休息，我們也絕對不休息，24小時陪伴。救難完了，災民什麼時候可以復建，我們要陪伴他們到復建完畢。」

這條路還很長，我們還要承擔希望工程，擔子十分沉重。但是，每年我對外有三願，對內有三求，對外的三願是——淨化人心，祥和社會，天下無災難。對內的三求——第一、我不求身體健康，只求精神敏睿；第二、不求事事如意，只求毅力、勇氣；第三、不求減輕負擔，只求增加力量。這一、二十年來，我一直都是如此。

現在是應最後這個「求」——不求減輕負擔，只求增加力量。剛才林小姐（林碧玉）說，教育部長（楊朝祥）希望我們把另外的22所學校也承擔起來。我知道這會很辛苦，但是，想到那些在帳篷下讀書的孩子就很不忍心，希望大家一起來幫忙，讓那些孩子可以早日進教室去讀書。

以目前的情況，如果再這樣下去，小學、中學、高中教育都將是空白、斷層的，這些孩子將來如何考大學？想想未來的社會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？這實在是很嚴重的事。

所以，第一、不忍心孩子在惡劣的環境中讀書，第二、是為未來社會擔心。因此當部長提出時，我也不敢拒絕。但是，我必須好好評估，所以我的回答是：「我先評估看看我們的力量有多大？有多少人力？」若承擔下來，就將近60所了，這實在是很大的壓力。

不過，我們「不求減輕負擔，只求力量增加」，所以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們要很勇敢地生生世世力行菩薩道，這個大時代的使命如果沒有承擔起

來，就不能算是人間菩薩。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剛好有這種危機破壞才会有轉機，我們才有機會重新建設，呈現20世紀教育的新風貌。

9月初時，我一直對大家說：「臺灣土地很小，經不起什麼大災難。」甚至在9月20日當天，我還在說：「土耳其的大地震，臺灣不是不可能。」隨師行記都有記錄。所以諸位，大家要負起使命，但願大家的愛，可以撫平這塊土地的創傷，用大愛來承擔20世紀的大使命。

資料來源：

《1999年慈濟年鑑》。

臺北：慈濟文化出版社，2000年4月28日

TZU CHI FOUNDATION

我願無窮在 希望工程

時間 | 2000 / 1 / 16

地點 | 慈濟臺中分會（現慈濟臺中民權聯絡處）

對象 | 慈濟教師聯誼會

Note

重建「希望工程」是歷史性使命，儘管重建經費龐大，不應顧慮經費而限制建築品質，如何用得恰當、真正將人文精神帶入校園中，是更加需要重視與審慎思考的事。

佛陀告訴我們：「人生無常，生命在呼吸間。」我們的生命時時刻刻都在「過秒關」，分秒間的確很無常啊！我們都知道1999年921大地震時，中部地區三縣市受到非常嚴重的創傷，尤其是學校。災難發生後的那兩個月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中部，幾乎天天都跑到災區去勘察，也走訪過幾所學校，到處都是滿目瘡痍。

不忍眾生苦 發願復建校園

那時我踏在已經倒塌的學校裡，感到非常心疼。於是心裡默默地發願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定要儘快地幫忙復建。

那天，看到那些孩子在帳棚下讀書，看到老師們非常辛苦，用麥克風大聲地喊著上課；兩班之間僅用一塊薄薄的塑膠布隔著，有時這一班的老師正在上課，另一班的孩子卻正在做遊戲，聲音非常吵雜。上課的孩子們，我想應該是聽不清楚，因為我站在他們後面，也聽不清楚老師在說什麼。

後來我又去另一所學校，天氣很熱，我到達

時，剛好已經中午，孩子們正要下課，準備用午餐。每一位孩子跑出來時，都滿臉通紅，全身汗流得濕答答的，看了真叫人心疼。

當我們準備離開時，看到校長匆匆忙忙地走出來，雖然我們已經上車，他仍然滿臉期盼地站在車窗邊，對我說：「法師，我們學校沒有人認養，慈濟是不是能幫忙認養呢？」我雖然沒有當場答應，只是說：「考慮看看！」其實當時心裡已經默許了，因為我不忍心看孩子們在破碎的校園、悶熱的帳棚裡上課。

回到臺中分會後，我立刻請營建室的同仁們去看看。類似這樣的好幾所學校，我都去看過了，也默默地許下心願，希望能趕快幫他們復建！921地震，雖然非常令人心痛，倒塌了800多間教室，不過應該也是一個轉機吧！因為很多學校其實也都老舊了，甚至因為欠缺長遠、完整的規畫，臨時想增建教室時，就在舊校舍上增建，造成有些該倒的建築物不倒，不該倒的卻倒了。

類似這種情形，我們在第一次開「復建協調

會」時才聽說，教育部一向的規定是，地上的建物一定要使用超過40年才可以拆除。其實，想重新規畫校園時，如果有舊建築物在那裡，怎麼看都會有點不協調的。

用千年願景蓋學校

這次認養中區的學校，名稱上說是「認養」，其實我們是很用心的。我對幾十位建築師說：「我們幫忙重建，要以慈濟在蓋自己的中小學那分心態，來把幾十所學校復建起來。」

在這個世紀末，雖然有許多學校都被破壞了，但我期待新的世紀開始後，能看到這50幾所有水準、有文化、有人文、有科技的學校重新建立起來。社會上有兩種建築物非常重要，萬一發生什麼大災難時，這兩種建築物一定不能倒塌：一是醫院，一是學校。因為醫院是救難中心，而學校是避難中心，所以我們要將學校蓋得很牢固。

當初認養災區學校時，看到那些用鋼筋水泥蓋的建築物倒了，覺得實在是很可怕的景象。所以我

們重建學校時，會先用鋼骨搭建，再用鋼筋水泥將它包起來，這叫做SRC的建築。我們不論是蓋一樓、二樓或三樓，都要用這種方式來興建。

很多建築師反應說這樣做費用多、也比較難做，不過，我認為開頭時雖然困難些，但將會是一勞永逸的作法。但願我們建的學校，是有文化、美術、深具藝術化的學校，在幾百年以後，能愈老愈古、愈寶貴。

後來在幾次的討論會中，不管是討論整體規畫或造型等，我都很注意，因為我們期待社會上將來有很美好的校園。

去年（1999年）慈濟在花蓮同時也建了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、高中等學校，動土那天，有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上臺說出心中想要的學校藍圖，這位小朋友期待的學校是「學校花園化」，還期待有最好的科技、有天文臺、有電腦教學，校園裡還要有很美的花叢，有蝴蝶在花叢中飛舞。他們的要求很高啊！

不過，我聽了也覺得：將來我們要蓋的學校就

是這樣，但願所薰陶出來的孩子都很有氣質、懂得大自然的美。如今，我也要把慈濟想蓋的學校願景，運用在所認養的學校裡。

快馬加鞭 迅速重建

我們在花蓮規畫的「完全教育」，現在仍在動工的有幾所呢？有幼稚園、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醫學院、生命科學院、人文學院，一共有7個工程在進行。921後，我們來到中區，看到學校破碎了，心中很不忍心，所以總計認養了50所左右。

慈濟一向所關心的是普天下的事，也是整個社會的事，此時中區的「希望工程」正是整個社會的希望。社會的希望在教育，我們一定要趕快把學校復建起來，雖然已經在校園裡蓋了簡易教室，但是令我擔心的是，簡易教室在夏天一定很熱；下雨天，雨聲會很大；冬天又很寒冷，實在不忍心老師和孩子們處在這種教育環境。

所以，我決定由慈濟趕快認養學校來帶動社會，啟發大家發揮愛心，否則學校如果停擺一個

月，孩子們的心定不下來，就會空過1個月；假如是慢了3個月、半年或1年，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就會產生斷層，因為在那樣的環境根本無法專心念書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儘早幫他們復建。

前天，聽到有一所小學的校長擔心地說，可能在5年內都不能復建完成。我聽了好心急，難道這些孩子還要在簡易教室裡讀5年的書嗎？我不忍心啊！於是，我們決定再努力去溝通，要讓學校快地復建完成。

為了加快復建的速度，我們要求學校配合教育部，先鑽探校園的地質。地質鑽探的工作和建築結構的關係非常密切，我也認為地質的問題應該由教育部及學校負責，因為地震過後，斷層在哪裡，地質如何？必須事先瞭解。如果沒有先鑽探地質，建築師就無法規畫出適當的設計圖。

總之，期待「希望工程」能儘早完成，否則這些孩子們向下扎根的基礎會不牢固，將來要升學時會有問題；若是中學生一拖兩、三年，沒有良好的教育環境，要升高中也會有問題；甚至高中在這

兩、三年時間，如果沒有好的受教環境，將來考大學時，也會受影響。

願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

想想看，800多間教室倒塌，將有多少孩子在小學、國中和高中階段受到影響？將來青少年問題會不會成為社會的大問題呢？想到這裡，我心裡就很著急，我知道此時的教育重建工程，若再不趕快好好地落實，將會是一件令人擔心的事，因此，我不自量力地承擔了起來。有人以為慈濟有錢才承擔得起，其實不是，我只是不忍心啊！覺得先認養了再說，我不敢計算所需經費的數字，只知道「做就對了」。

每一年，我對外有三個願望；對自己也有三個要求。對外的三願或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淨化人心、祥和社會、祈求天下無災難。至於對自己的三求是：第一、不求身體健康，只求精神敏睿。第二、不求事事如意，只求毅力和勇氣。世間不如意的事，十有八九，不只經常求不得，求也沒有用

啊！第三、不求減輕責任，只求增加力量。一勤天下無難事，這是我一貫的信念，只要全球慈濟人給我一點力量就好；我不怕事情困難，只求大家同心協力，希望大家的力量能一起來推動，讓每一個人隨分隨力付出一分愛。

去年（1999年），我擔心天下的災難；今年（2000年），我擔心未來青少年的問題。所以我們要好好下定決心，為教育多用心！舊的一年過去了，新的一年已經在我們面前，新年應該有新希望，我們要好好發心發願，人生無常，我們不能再等待，應該要有責任心、要有使命感。

資料來源：

《2000年慈濟年鑑》。

臺北：慈濟文化出版社，2001年5月15日

TZU CHI FOUNDATION

信己無私 信人有愛

時間 | 2018 / 12 / 5

地點 | 慈濟臺北新店靜思堂

對象 | 北區慈濟人

Note

孩子的希望在教育，偏鄉、原鄉學童的教育不能等，慈濟自2014年起，延續援建921希望工程學校的精神，陸續於高雄、屏東、花蓮、臺東及苗栗等地援建減災希望工程，除了保護師生在校施教、就學安全，同時可以作為社區避難所，在孩子心中打造千年不倒的心靈工程。

各位委員可能都記得，921地震後我們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蓋了51所學校，還有蓋大愛屋穩定人心，安定他們的事業，讓他們有時間復建他們的家園。這19個大愛村，那個時候不是政府給我們土地蓋，是我們自己要去借土地，因為我跟人家說，土地乾淨還你們，不要填沙石，也不要動大機器，所以使用連鎖磚鋪地，未來將借來的乾淨土地，乾淨還人。

大愛村蓋好了，我們是雙併，採光好，而且通風好，還要再一個個村都把它造成一個很美好的山景、水景，有孩子遊憩區。房子不大，但是心要大，「屋寬不如心寬」，那一句話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說出來，再困難都度過了，這一段困難時期，好好地專心規畫你們的事業，這都是那個時候為中部災民安心、安身的時刻，有一大群人專門在負責大愛村。

讓孩子能安全讀書

我很擔心臺灣不大，又在地震帶上，有一段時

間出來行腳，我一直在說四大不調，地震可怕，一路都談到四大不調的問題，到屏東也是一樣。

到屏東時，有一位很資深的委員就跟我說：「師父，我很怕。」我說：「妳在怕什麼？」「剛剛我在聽地震分享，我很擔心。」「妳在煩惱什麼？」她就說：「我兩個孫子在一間學校，不同班級，他們的教室，有時候在寫字，上面水泥土灰會掉下來，教室都破了，學校很舊了。」她這樣說：「我很煩惱，萬一臺灣如果地震，我的孫子……」一連串（擔心），我讓她一提，我真正想到了這種危樓教室在臺灣不少，因為教育部的預算一直來不及配合學校建設。

那個時候屏東縣長是曹縣長（曹啟鴻），我看到他就說：「縣長，是不是你有時間去每一間學校走一下，你若感覺有需要重建，你就趕快發公文給我們，我們會做規畫來幫助。」我這樣全臺繞透了，回到花蓮沒有幾天，他的公文來了，哪一個、哪一個學校列入危樓，希望慈濟來幫助。

我就趕快安排，請營建處同仁去屏東的學校，

每一個角落都拍照回來看。一張、一張看，真的慌目驚心，有的整間學校斜倒一邊，用鐵桿（撐著），我們還沒蓋之前，都有去看，學校快要倒了。

那一種（建築）禁得起6、7級的地震？禁不起，萬一孩子在裡面，生命損掉了，生命是無法恢復，萬一受傷變成殘疾，會非常遺憾，將來不只是對父母心創傷，也是社會一大悲哀。所以我才啟動「減災希望工程」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主動堅持做對的事

萬一有四大不調，學校一定要很堅固、不受損，保護著平安，或者是村莊需要，它也可以作避難所；孩子在裡面讀書，讓孩子有一個健全的保障，這是我們的減災希望工程。我們減災希望工程，屏東第一批是5間學校，2年的時間（完成）。我再到屏東去的時候，已經看到孩子開始在讀書了，我感到很安心，很溫馨。那個柱子都很鞏固，造型都很美，實在是很感動。

屏東減災希望工程學校完成時，我就問說：「屏東蓋了，不知道東部是怎樣？」沒幾天，臺東縣長（黃健庭）就來精舍，他就說，看到大愛新聞的報導，他很感動。我們屏東希望工程學校蓋這麼好，他來跟我說，臺東很多危樓教室，他一直向教育部申請已經很多年，還是因為經費不足等等，等不到援助，所以要求慈濟援建。

我們又啟動了，臺東開始列入（援建學校）；有一次（花蓮縣）傅崑萇縣長進來精舍，我就說：「縣長，屏東是這樣，你們沒想到為花蓮縣的學校關心一下嗎？花蓮是地震帶，你要不要去關心一下？」我們都是主動的，不是被動，所以我們第二梯減災希望工程是26間學校。很感恩建築委員不管多遠，他們在每一間學校工程中，都很密集、很仔細地關懷每一間學校，所以每間援建的學校都很堅固，孩子前前後後、陸陸續續進去讀書了，現在剩下苗栗縣4間、花蓮縣1間還在進行中。

要做的事，做對的事就對了。感恩大家的付出，點滴不漏，信己無私、信人有愛，做就對了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莫忘當年 居安思危

時間 | 2019 / 1 / 13

地點 | 慈濟臺中豐原靜思堂

對象 | 中區慈濟志工

Note

莫忘1999年那一年，慈濟勤於在國際間援助各種天災人禍受難的國家地區，包括土耳其地震、科索沃戰爭、北韓糧荒……921地震發生後，全球慈濟人直接投入災區救災，同時展開募心募愛行動，援建希望工程學校與大愛村，展現社會各界與慈濟人的愛心湧現；二十年後，透過回顧驚世的災難，喚醒警世的覺悟，教育下一代要懂得居安思危。

各位菩薩大德們，大家下午好：

我們真正要好好地回顧1999年那一年，在還沒有發生921地震之前，我們在關心土耳其，土耳其也是那一年8月17日發生大地震，比921地震嚴重多了，他們的死傷是以萬計的，我們覺得很不忍心，就開始呼籲全球國際間都來關心，當然慈濟在臺灣發祥地，臺灣慈濟人發心立願更是少不了人間要有愛。

那一年我們為土耳其勸募，慈濟的四大志業，包括醫院院長與所有醫護人員，還有學校校長、教授、老師們也動員起來，捧起愛心箱上街頭去勸募。慈濟人在全臺街頭巷尾很積極勸募。當時慈濟有很大活動，引起了臺灣人很多的議論，給予慈濟很大、很大的壓力；可是慈濟人還是用六度萬行，步步踏實行。

趕赴災區見愛心

9月20日慈濟列車回花蓮，大家總是都會訴苦一下，我心裡很不捨，師父輕輕一呼籲，弟子們重

重地步步踏實。臺灣人不明白慈濟，大多數的人就是如是聽、如是跟、如是說。所以我很不小心就說了一句話：「臺灣要像土耳其不是不可能。」哪知道這一天說了，慈濟列車回去後，那一天晚上忽然間天搖地裂，這一震就開啟了921這一波災難，真的是很慘痛。

臺灣人發這樣的口業實在是很要不得，所以我們開始呼籲，期待大家來救臺灣，我向著國際間的慈濟人說「觀念轉」，土耳其地震的勸募已經告一段落，現在要馬上開始為臺灣地震啟動，緊接著又開始呼籲勸募。那個時候開始一連串的動作，很感恩所有的慈濟人，很用心、很用力地展開了921救災工作。如何展開勸募？碰觸到什麼境界？有什麼樣的內心體悟？不要讓它就這樣消失在記憶中。

那一年我在花蓮，第三天就出門，出門前還不斷緊緊盯著我們常住的修行者，要如何守好精舍的家，叮嚀著我們的志業體要如何發揮愛的能量。我還在臺北車站跟幾位合心幹部、人文志業王端正副總，交代一些緊接下來要做的事，就又轉車到了臺

中。到了臺中分會，看到物資囤積如山，幾乎連分會的門都快要塞滿，只留一條路可以進去。

隔天，我到市內災區去看，太陽大的時候很曬，下雨的時候是潮濕，各方愛心人士所送到每個災區的物資也是很多，總是讓它曬太陽、讓它在雨中淋，看了很不捨。所以很期待大家不要再送吃的東西、鋁箔包飲料、罐頭等等；有的衣物很難整理，連破棉被都有，很不可思議；雖然如此，很善心的人也有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及時因緣蓋學校

我一直跟大家說要回憶921，提起南、北慈濟人集中到中區援災，他們也說物資有夠多，甚至都沒有發。很多人把整臺滿滿的物資車集中，送到災區看見市區街道上都是物資；可是到了山上，看到一樣都是物資，食品真的沒有人處理，又原車把物資都載回市區。

我常常說急難救助的時候，不一定都那樣及時地送物資、飲料等，有的時候真的是很難處理，過

期也會傷害胃腸或肚子，過多的物資讓我們很困擾，要如何幫他（捐者）處理到好？

救災很忙，每一天四方八達的慈濟人都集中到了中部來，還有從國外紛紛趕來投入，這都是藍天白雲及時從地湧出。《法華經》我講到〈從地涌出品〉，腦海中一直浮現921那個時候的景象，我曾經說過，菩薩是從地湧出、四方八面湧過來，還有從天降下來，國際間的慈濟人都紛紛搭機前來，地湧天降，四方八達都來到這裡。

東勢也是重災區，災難當時我無法到東勢，可是希望工程還在建造的時候，我倒是去了好幾趟。一開始還沒有決議要做希望工程，到了新社國小去，看到孩子在帳棚下上課，心裡很不忍，心裡都有一個底：要援建希望工程學校。

後來我要離開了，車子開始要啟動，黃校長（黃世忠）跑得很快，來到車子的旁邊說，希望我們認養。看到學校受損的情況，慈濟應該就要認養了，經過校長這一聲的呼喚而加速因緣，這就是及時因緣。

我相信這個學校蓋得很好，因為我們給了很好的建造商，很用心在建設，很細膩地監督，相信這個學校建得很好；很多的學校都很用心。不到3年的時間，我們為臺中、南投援建48所學校，加上臺北1所、嘉義縣2所，一共是51所學校，因921地震的因緣把它蓋起來。

工地人文顧安全

工地都有慈濟人文，我們第一優先照顧的是工人菩薩。工地都會有香積人文，提供很豐富的三餐，怕他們吃素不習慣，又擔心他們體力不夠，又堅持工地一定要素食。

很感恩香積菩薩們都很用心，而且那樣地有人文，天氣熱的時候，他們把毛巾冰得涼涼的，茶水都是冷的，讓他們有一個冷冷涼涼的舒適心情，除了三餐以外，給他們不一樣的溫馨照顧。

當冬天的時候，給他們溫溫熱熱的毛巾，要讓工人菩薩吃得好，怕喝酒在工地出事，還要勸他們戒酒、不要吃檳榔。慈濟人進進出出工地，無形中

也都影響工地菩薩，那一種很真誠的心的對待，他也知道要很真誠地、很細膩地顧及工程安全，尤其是千年不倒的建築物，如果一點偷工減料，或是量多了一點，都會影響很大。

精質教育有溫度

校長們在分享、回憶那個時候的希望工程，姜校長（姜韻梅）在比較偏遠的地方，那個時候孩子很少，偏遠地區的學校更缺，雖然是那麼小的學校（霧峰桐林國小），我們也是很真誠地、很用心地把小學建起來；現在這個小校可以得大獎，可見他很認真辦學。

蔡執行長（蔡炳坤）跟我說，她任期滿了大可到大學去，但是她跟這個學校感情很濃，所以自願再留下來；現在都少子化了，那樣小鄉偏僻的學校，竟然學生不減反增，這很了不起。

現在不管是大學、中學、小學，常常看到學校併班、縮小，可是她的學校人數可以不減反增，再增一倍，不簡單。她送我一個小房屋的盒子，裡面

有每一個孩子很豐富的心得，做得很精美，一張張孩子寫的字都很工整、很漂亮，實在是很不可思議，這都是孩子很精心做的。

可見她是如何教育學生，是很精美的教育，教出了精、準、美，得到卓越教學金質獎。教育就是要這樣，看了都很開心，比什麼回報的價值都高。她上臺領獎，第一句話就是感恩慈濟，有感恩才有溫度。所以，我期待今年921的回顧展。

觸景生情憶當年 TZUCHI FOUNDATION

這一回，我要大家回憶一下，尤其是中部。前年，我回到了民權路的舊分會坐下來，景象依然，我說好像是5年沒有再回去民權路的舊分會，5年後我再回到民權路，上樓坐下來，環境依然，就如師父那個時候每個月到臺中所居住的環境，椅子、桌子，位子依然都是同樣。

我坐下來一看，51間學校就是在這個小空間決定的。我就觸景生出了那個時候的回憶，那一天我就在臺中的舊分會跟大家提，請你們回憶一下

921，我們要用感恩心，感恩那個時候彼此的合和互協，而且更要感恩南、北慈濟人四方八達，從地湧出、從天而降，慈濟人力量集中在中部。

20年了，應該做一個回顧展，莫忘921；因為921，我會聯想到1999年那一年，除了土耳其大地震，還有科索沃、北朝鮮、哥倫比亞等天災、人禍。那一年，慈濟人都在國際間救災，提起1999年那一年喚醒了那個時候的記憶，所以「莫忘那一年」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三房一廳安身心

天下真的是災難偏多，921地震過後，人人的力量湧現出來，我們在中部這個地帶，一定要感恩。我前、去年的歲末祝福到了南投，也是說南投很冷漠，你們應該要回憶921，把熱誠、熱情提升起來，不要大家過著安逸的生活，就忘掉了那一年的困難，那一年是人與人互相幫助，才能那樣快速救災，所以期待南投要帶動回憶。

那個時候的中區不只是急難救助，安心、安

身，還要安生活，我們不只是同時要蓋學校，也要及時建大愛屋，19個大愛村，慈濟還要向政府溝通借土地，很多的困難，我們蓋起大愛屋，雖然房屋不大，每一個家給予12坪。

慈濟人日以繼夜建大愛屋，麻雀雖小，五臟齊全，裡面有廚房，也有餐廳、起居室、廁所，三房一廳裡面什麼都有，很齊全，雖然不是很寬大，不過都很舒適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知道年輕人快要創業，突然間這樣的變化，總不能一直住在帳篷裡，要讓他安身心，讓他們安心去上班。規劃復建的好好復建，這個大愛屋希望他們可以住3年。

我們蓋的大愛屋是雙併，兩間合在一起，兩邊都有空間，很用心為他們設計。他們的起居室雖然不大，總是比帳篷好了多少倍，而且幾十戶就給他們一個很美的庭園，還有孩子遊樂的地方，期待他們下班不要一下子就進去家裡面，期待他們在這樣美好的庭院裡，大家集合起來在這裡聊天，大家認識談經驗，讓孩子的笑聲環繞在周圍，小橋、流水、假山都有，路燈都是很漂亮，這是那個時候的

大愛村。

還不到3年，有的人已經復建好永久的家，搬出去，我們慈濟人還要回收一個個的簡易屋，一根螺絲都不減，一根鐵釘都不少，都好好地把它回收。這一波大愛屋回收的材料，重搭變成我們全臺現在很多的環保站。我們那個時候這樣做，南投的人沒有感覺，我說：「太冷漠了。」你們要有感恩，才会有愛，才會真正地讓社會祥和。

TEJICHI FOUNDATION 驚世災難當警惕

20年過去了，也要趁著這個機會，向著從天而降、四方八達湧現出來的菩薩說感恩，這都是一種很大的回饋。但是最重要的涵義，因為上一次我行腳出門呼籲大家回憶921，剛好蔣部長（前教育部長蔣偉寧）到臺北分會，他聽到大家在分享那一年的921地震，一大早天搖地動，臺北總共4棟大樓塌了，死傷不輕，慈濟人被搖醒了，雖然都跑出來，人平安了，就開始接到一通通的電話：「博士的家倒了！」大樓有死傷，東星大樓也都倒掉了，

很嚴重。

慈誠、委員就趕快湧到災區去，開始展開緊急援助工作，總共4棟大樓在搶救死傷人。天未亮，我聽到了電視報導，臺北也有災情。我打電話到臺北問：「你們都平安嗎？」大家報個平安，但是接著他們就說：「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東星大樓。」回答我的人說已經在那裡，他說很嚴重，他們開始投入博士的家、東星大樓的災區，區域不同，很嚴重，所以慈濟人兩天的時間在那裡救援。不論10幾樓建築的鋼筋多粗，但是施工跟小的鐵枝都沒有好好地照工序一層一層地搭，看了就很可怕。

蔣部長連續3次說，芮氏規模7以上的地震有30年的周期性，一定要提高警覺。我要大家回顧的涵義就是要教育年輕人，還要讓我們慈濟人腦細胞再動一下、再醒一下，好好地讓年輕人認識地震的可怕，所以期待大家有去參加的、有資料的，不管是我們的工程，或者是當災難發生，我們有拍到的鏡頭，都要提供出來。

我們要教育下一代，讓他知道大自然的威力之

大，年輕人小時候的記憶也許忘掉了，現在生活太安逸，他都會鬆懈掉。所以我們要來回顧導覽地震大威力，驚世的災難，要有警世的醒悟，一定要時時記得居安思危。

TZU CHI FOUNDATION